

## 生活插花

## 找钥匙

●何莲香

哎呀！车钥匙不见了！这事把我急得团团转，直冒冷汗。说这样子正常嘛！那是因为你太了解我了！可这次别赖上“年纪大、记性差”，与以往不同，我不是忘记放哪了，而是一分钟前，钥匙还在我的手上。没碰上这么荒唐的事，真是奇怪极了！

就在刚才，我打算从电瓶车的后后备箱拿头盔。由于后备箱靠墙，手够不着，锁孔对不准。我只好一边插锁孔，一边把车往前推。车子被我半推半扶，突然失去重心，轰然倒地，与旁边一辆黑色电瓶车亲密接触。我赶忙跳过去，手脚并用，把两部车扶起来。流了一身汗，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的车钥匙不见了。

车钥匙去哪了？这可是在我的眼皮底下玩消失呀！我在原地寻找，甚至把我的车推开几米，腾出空地。无辜的黑色电瓶车成了我重点怀疑对象，我打开手机灯，从上到下，不放过一丝一毫。它不喜不怒，不言也不语，接受我的全面“审视”。我环绕一圈，扩大搜寻范围，还是徒然。

我要出门，急得不行。不好意思麻烦别人，我想到了“有困难，找物业”。这事发生在我住宅的地下车库，说不定日后被别人捡到钥匙呢？总得有个盼头。我把事情原委拍视频发给经理。他回答挺快的，叫我检查车上的钥匙有没有拔出？他这句话提醒我重新定位关注点。我差点笑出了声：黑色车的钥匙真的没拔出。可那不是我的呀！唉！我多么希望钥匙是我了。经理又说是不是被人捡走了？他哪里知道我就站在原地，不曾离开半步，根本没有旁人。

我想到家里还有一串备用的，急忙上楼了。可是我翻遍相关的地方，没有找到。今天真倒霉，没

有备用钥匙，唯一的补救希望破灭了。我一定要出门的呀！怎么办？两串钥匙都不见了，我每天必骑的小电驴啊，难道要变成一匹死驴？

无奈中，我再次联系那个经理，叫他帮忙找找。他说保安队长去找过了，没有找到。我随口问地上没有，会不会掉到地下了？他答不会。看来，我要绝望了，车钥匙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不翼而飞了。没有办法，为了外出，我抱着挖地三尺的决心，重新来到地下车库。

我燃起斗志，誓不罢休。我回到原地，地面上的边缘、角落，我用脚淌着搜一遍，没有。我只得把眼光放得更远，目之所及，皆是目标。一排下水管的栏杆，引起了我的注意。可是太黑了，看不清楚。我打着手电筒往地下管道扫射，弯腰、低头、搜寻，我的眼神聚焦在阴暗处，锃亮的反光削弱了我的兴趣。突然，一块黑色的物体定住了我的眼。我的乖乖！钥匙！它就躺在那儿。幸好，我的手刚够伸进栏杆下。这样，前后隔了半小时，钥匙又回到了我的手里，尽管得来费了点工夫。只是我想不明白的是：隔着几部电瓶车，那么远的距离，偏偏就掉到地下管道了？谁计算得这么精准，一点痕迹都不留？恰恰从反面验证了经理的一句话：“地下，怎么可能？”

从这件事，我想到了常规思维的短处，以为看得到、想得到的才是结果，而事实证明相反。我也想起了清代纪昀写的《河中石兽》一句总结：“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据理臆断欤？”意思是：天下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甚多，岂能凭主观臆断？

## 笔写春秋

从盐池广袤的原野，到石狮翻涌的海浪，从校园澄澈的眼眸，到长城脚下的齐声呼唤，画面帧帧闪过。“出山”与“见海”间，一幅幅平凡的场景，被赋予温暖的亮色。

那个夏日，下课铃刚落，手机骤然响起。“蔡老师，我们是石狮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想聊聊您的支教生活。”身在异乡，“石狮”二字，自带暖意，可向来抗拒采访，正想推脱，电话那头的恳切，让我终究松了口。

采访地点约在盐池图书馆。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在阅览桌上投下窗格剪影，谭记者、苏记者与曹记者已在等候。

“饮食、气候还适应吗？”谭记者的问话像拉家常，卸下我心头的怯意。当被问起“最难忘的瞬间”，我习惯性地“都是分内事”回避，苏记者却不急不缓地往深处引：“有没有哪个学生，让您印象特别深？”我的支教记忆就这样被轻轻叩开了……从孩子聊到课堂，从教学谈到生活，倒像与老朋友围坐聊天。

当收到苏记者发来的文案时，我怔住

了：那些我以为寻常的“分内事”，在他们敏锐的视角下成了闪着光的故事线索。

后续，线上交流成了常态，他们逐字反复核实，逐句推敲，从两千多字，精炼到一千字，再到最终八百字的故事脚本，每一个字都透着较真。

我一直很崇拜记者，总羡慕他们有支“会说话”的笔，以为采访皆是光鲜奔赴。直到这场亲历才懂，挖掘故事更像剥洋葱，要耐着性子一层层剥开，甚至比剥洋葱更费心力。

文案定了稿，石狮融媒团队再赴盐池，要把这八百字酿成三分钟影像。拍摄第一天，我提前到盐池一小，却见曹记者早蹲在地上调试着线路，苏记者踱步斟酌角度，李记者则扛着摄像机穿梭在校园里，镜头扫过跑道、窗台、走廊绿植，连墙角一簇紫莹莹的小野花都落下了。

我正琢磨这些镜头与支教故事的关联，三人已迅速分工。曹记者盯着取景器：“再往左一点，让阳光落在脸上。”“话筒往上移一点。”“回忆一下你初到西北时的心情。”手足无措间，我第一次走进校园的场景被一一还原。

## 影视评论

## 一代又一代的女孩

——舒淇《女孩》影评

●许亦洋

《女孩》是舒淇的导演首作，作为一部半自传性质电影，剧本内容和导演人生经历紧密结合，影片里体现了实际创伤，并且在呈现上私人化。上映后的口碑情况会让创作者的表达更加自内，而不会顾及观众会喜欢什么样的内容，而《填词L》的评价确实和《金都》有了一些落差和分化。

女孩叫林小丽，在影片最后的cast名单上，9m88和邱泽饰演的母亲以及父亲的角色都没有具体的名字，而是单纯用“女人”和“男人”来表明性别、身份，同时穿插母亲的回忆，母亲曾经也是穿着学生制服的女孩。林小丽是大女儿，小女儿的

名字是林心怡，从取名上来看，便可以知道日常生活中，母亲更偏心于妹妹，照顾小女儿比大女儿更用心。这个设定具象化在生活场景的细节中，比如妹妹撒娇让给母亲帮忙扎头发；妹妹想要吃煎蛋可以毫不顾忌地大声表达诉求，姐姐如果真想想要什么，就容易看成不懂事；两个女儿起床晚了来不及吃饭，母亲塞了零用钱给妹妹，妹妹宣示主权般地明确对姐姐说，钱是妈妈她的钱，我要零用钱给她……

母亲是少女妈妈，在尚且不够成熟的时候就有了身孕，而丈夫并没有好好对待她，酗酒的同时带来家庭暴力、婚内性侵犯，舒淇在呈现这些残酷的情景时，将镜头对准了男演员，而不是女演员的挣扎和表现出的恐惧，没有情色意味去讨巧受众，陈述发生的事实和性质，暴力就是暴力，侵犯就是侵犯，不应该得到粉饰，和有娱乐消遣的效果和视觉画面。这也是能感受到她在作品里投入的用心之处之一。母亲为了支撑家庭竭己所能，被酗酒且脾气暴躁的丈夫殴打，母亲进入家庭还是懵懂的年纪，就像波伏瓦在《第二性》里提及，“少女生长在无知和无邪的状态中，丈夫则是启迪她认识生存的现实”，被家暴的母亲碰上林小丽没有带便当到学校的事，专门来教室送饭后扇她耳光，认为女儿给她添堵，无法在照顾孩子上产生耐心的母亲，将丈夫施加的暴力转移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变成她的对待和教育孩子的方式。

“每个孩子都有幻想朋友”，舒淇在电影里加入了在美国生活过的转学生李莉莉一角，在期末出现的时间段则印证了角色的虚构性，因为这在实际情况中是不合理的。她英文说得很流畅，仿佛那就是她的母语，一些亚洲女性创作者也会把在美生活过的设定当成角色生活质量飞跃的象征。李莉莉由于家庭原

因和母亲一起回了台湾，潜意识反映了父亲同样缺失生活的情况，林小丽和李莉莉相处的时光都非常愉快，带林小丽尝试了许多新鲜的事物，但等林小丽回到家门口，开朗大方的莉莉没有到她家来做客，而是转头离开，说明家对小丽而言是击碎幻想和没有美好留恋的环境。

小丽虽然年龄不大，却是很清醒和明晰的，“女人”的演员9m88在社交媒体账号上说，女儿的双眼能够天真而犀利地看出母亲的悲哀，小丽希望母亲离婚，和她、妹妹一起搬到大阿姨家，原本想逃离乡村的母亲，最终还是没有离开婚姻的泥沼，麻木地继续重复以往的生活，根据舒淇所言，剧本中父亲出了事故却没有当场毙命，而是残疾了，被母亲照顾十年才离世。大多数时间母亲都在充当一个沉默而隐忍的角色，默认听从于丈夫的规训，但用残忍的方式将大女儿从不幸的生活里推开，划分彼此的界限，让小丽有了成为网球运动员这样积极健康的人生，不再做蜘蛛网捕食、被父亲家暴的噩梦。值得一提的是，没有被送走的妹妹一直都和母亲像联盟般紧密，当母亲被打时，平日关爱有加的妹妹就会马上去抱住母亲，用肢体行动表现安慰，如果按照原本来保留弟弟的设定，受社会上传统家庭文化的影响，母亲的偏心会更加有迹可循，不过改成家里有两个女儿的背景信息后，之后妹妹在就业方面选择了和母亲差不多的道路，更体现了母女间的紧密关联性，而小丽过上了截然不同的生活，结尾的设置也更可叹一些。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也想给别人撑伞，舒淇创作出这样一部坦白自身成长经历的作品，也具备表达的勇气，当代文艺市场需要更多的女性声音和创作。

汽车驶入彩虹路，“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牌匾闯入视野，苏记者猛地喊停，每一个即时场景，都不错过。傍晚的城墙下，夕阳把古长城染成金色，随行的孩子在古城堡下背诗、玩沙，笑声飘向远山。苏记者驻足，轻声对孩子说：“来，跟老师说‘山的那边真的没有海’！”孩子们的欢腾和长城落日交织，画面瞬间有了穿透时光的张力。我心头的疑惑一下子被解开，那些看似零散的光影，都是“出山见海·双向奔赴”的注脚。

孩子们揉着肚子喊“饿”，我才发觉已近八点。曹记者的手机突然响起，“马上到，八点半前开拍。”一问方知，他们还要赶去拍夜景。“你们不吃饭吗？”拍完再说，点份外卖就行。”他们笑着摆手，转身便融入夜色里。

原来，我向往的“光鲜”，不过是披星戴月换来一帧帧定格，以步履丈量换来一个真实瞬间。

当短片在屏幕上流转，“山的那边是海”便成了闽宁故事里悄然沉淀的微小。而微光深处，是融媒人把细碎的日常拾起、擦亮，说：平凡在时光里凝成永恒。

## 柔时记暖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上体育课时，突然听到一声惊呼。我赶紧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同学心爱的皮筋掉到了跑道边上的下水道里。我见她这般心痛，于是告诉她：“我吃完午饭，尽我所能帮你试试能不能弄上来，如果弄不上来，就抱歉了。”她也挺大度，说：“没事的，弄不上来就算了，毕竟这下水道挺深的。”可她没发现，她这句话里夹着那么几丝期待。

我不想让她的期待落空，故而赶紧吃完饭，到学校后面的小道去找树枝了：不能太细，不然钩不上来，而且会很软；不能太粗，不然伸都伸不进去；不能太短，不然连皮筋都碰不到，就算碰到了，手也握不紧……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根合适的树枝。

我赶忙跑到操场，没想到——已经有五六个人在拯救皮筋了。那时太阳很大，操场上没有一个别班的，没有一个同班的不是为拯救皮筋而来的。他们一个个满头都是汗，可他们不在意这些，精神全聚焦在拯救皮筋这件事上。我见状，赶忙跑过去，递上我找到的树枝。

开始营救皮筋。只见主操作人拿着由许多根短树枝拼接而成的长树枝伸到下水道，眼睛边盯着底下的皮筋，边让我们让开，别挡着光了。可是由于是拼接成的长树枝，所以接口处软趴趴的，到最后甚至直接掉了下去。

我和班长见是树枝的问题，便提议再到小道去寻找树枝。为了赶在上课前将皮筋营救出来，我甚至跑了起来，可跑到一半，班长把我叫住了，那语气中带着丝丝着急。我回头一看，就看见班长手上举着一根长长的树枝。不论是粗细还是软硬，一切都恰到好处，甚至在树枝的其中一头还有个小弯钩！这简直就是天选捞东西圣体！我兴奋地拉着她的手跑回操场，手中还不停地挥舞着“天选树枝”，嘴里呐喊着：“你们看！这个树枝好长！而且下面还有个弯钩！”这一嗓子，人群沸腾了起来。

这次，我提议让我来捞皮筋，他们也同意了。第一次，我将小弯钩对准皮筋中间的洞，一套，就将它卡在了小弯钩上。小弯钩的幅度不大，下水道内又很暗，我根本不知道掉没掉。我缓缓地将树枝提了起来。突然几个同学“啊——”地叫了一声，语气中带着失落，我以为皮筋掉了。可将树枝下降了一些，才发现根本没掉。它却因为我这一下又跌入了“深渊”。没办法，我只好重新开始。

第二次，我吸取了上一回的经验，打算直接凭感觉慢慢地向上拉。可在钩时，却遇到了一个大问题——皮筋的位置偏离了洞口。我思考了一会，想到可以用树枝把它扫到好钩的位置，说干就干！结果也是在预想内的：成功！为了减少手抖与因黑暗而看不清造成的失败率，我把皮筋勾到了墙边，再慢慢地把树枝升上来。到了离洞口只有几毫米的位置时，我都能听见彼此心跳动时的“砰砰”声。我屏住呼吸，将手指从皮筋的洞中穿过，最后捏住拿起来。

刹那间，所有埋在心中的紧张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兴奋！是成就感！我们任由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我们的每一寸肌肤；任由汗水浸湿我们的衣裳；任由兴奋冲击我的大脑；任由欢呼声在校园回荡……这次皮筋救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不过我们的善良、乐于助人，只能被画上省略号……

## 营救皮筋

●蔡佩钰



乡村风情

李荣鑫 摄

## 心灵驿站

几匹老友新朋——@晓良要去访亲探故；集邮专家@冬青要去拜谒老朋友；摄影家张美寅的故居；文史学会会长@阿伟要去解读古迹新建；侨领嫡孙@清团要去穿针引线；古建新锐@丁丁“跟着”老叔的步伐要去考察古厝洋楼……而我本只是为了当好“东道主”打酱油。

没承想，“考古团”竟然挖掘出我出生的史迹，隆重粉碎了多年来有关我不是母亲亲生的、“甘蔗沟捡来的”之传言。

## 影仙西去 遗作留世

美寅先生行摄天下、行善天下，收藏很多珍宝，一生结交很多朋友，也扶助很多朋友。人们正陪他度过“夕阳红”，不料：2021年初，驾鹤而去，享年71。

怀着对这位“大家”不息的敬仰，“考古团”先前往拜谒他从新加坡回家乡居住的地方。美寅先生行善助学，捐建捐设不少公益项目，岳父是慈善家、新加坡侨领柳文拐，但他自己克己节俭，回乡总去附近的潘山剪八元钱的头。他理的是平头，加上衣着毫无洋气，常常被误认为是“阿北仔”。

美寅与我老爸同辈，算是我的堂

叔。过世前八九年，他频繁与我接触或联系，有时一两天就对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在新加坡，在老家泉州。他出版了四十几本大影集，大多是在中国顶级的印刷厂深圳雅昌印制的，后来每出一册，总是寄一本让我先睹为快。

我们有共同语言，美寅从不以叔辈自居。只可惜，他想亲自带我去槟城、巴督巴哈看闽庙访乡亲，想带我去仙本那潜摄，想带我重游元阳梯田……都因故一一落空，留下对我来说“未竟的事业”。

## 生得疾视 疑非亲生

“你妈妈那么水(当当)，你长得那么疾视(kiap sik，又称‘疾势’，闽南话指孩儿长得难看)，一定是甘蔗沟捡来的。不然，怎么总挨妈妈打骂。”我的卑微似出有因。

我有三个妹妹。每每有妹妹向妈妈投诉我怎么不是，怎么欺负她，吃棍或者挨骂必定非我莫属。老大总有所担当。

后来我学精了。一旦妹妹被我欺负，说“要向妈妈告状”，我就提足反登、恶人先告状，把“果”——妹妹的反击，说成“因”。次序被我蓄意颠倒，妹

## ●卓越凡

妹本来要告我的恶行的，结果成了解释对我行凶的原因。据统计，本拙学精后，挨打率同比大幅下降了67.4%。

我小时候瘦弱，但读书好，有希望，很少挨玩伴、同学打，偶尔一两次，妈妈也不闻不问。妈妈虽说以把我打疼代表“疼”我，但据我脑筋回放，也有被我撒娇撒出泪水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 尿布不在 尿臭犹存

到了老家，多位乡亲指出，我呱呱坠地的槽儿，就是位于杏后“后宅聚落”的护厝里。当时，我们自己在同村“庵前聚落”的房子因不知什么故塌了，只好借居在户主为“yak娘”的这个护厝。与美寅老厝紧挨。“可能有三五年呢！”与我老爸同辈的宗亲清理告诉我。

“触”屋”生情，我脑子里回放着一幕幕。我这个在娘胎里的大文盲，在未上过幼儿园的情况下，靠我老爸借来的书，完成了学前教育。因为我老爸与老妈在泉州海边的东海公社认识、成婚，她制我后，给我初始设定“东海”名字，众亲喊我“海啊”。又因妈妈

奶水不足，买不起牛奶，靠米糊长大，成了大头婴，村人都喊我“大头海”。

就此串起了逻辑链：我是亲生的。之所以儿时老挨妈妈狠揍，不是因为我是捡来的或抱养的，而是妈妈嫌我的皮够厚！

重访出生地，感触当自己能体味。老屋人住，不见更能说明历史的尿布，但尿臭扑鼻。屋子被租借给搞建筑工程的外地人了，木墙上挂满黄色的安全帽和蓝色的工装。有的光着上身，端着碗在吃午饭。

“古厝没人住，很容易就被旧、塌了！”背着相机的古建新锐丁丁，进里屋看究竟，这么说。但我发现这片我下凡的神圣领土，还很健康。房子没有破败感。

## 孔庙翻新 龙梯健在

当年郑成功拜完孔子，烧了青衣，决定投笔从戎，替母复仇讨伐清兵去，顺便把那个风顺清廷的父亲郑芝龙“拉下马”。位于我老家杏后村口的南安文庙，“郑成功焚青衣处”见证着这段发生于明末清初的历史。

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文庙，可是我父、爷以上辈每日朝拜圣人的地方。官方的记载是：南安文庙初建于

北宋时期的1126—1127年，北宋末年毁于兵灾后迁址，元明时期扩建棂星门、明伦堂等建筑群，清代形成完整规模。1952年因火灾灾废，2022年启动复建工程。现存元代丹陛石、清代蟠龙柱及15方古碑等遗物。

文庙火灾后，残余的殿堂成了学校教室。有段辉煌的历史，就是我在哪里修读完小学和初中。因为远离“文革”的打砸，又有众多城里的优秀教师下放于此，我们读着很扎实的东西。不瞞你说，我优秀到不想做班长，班主任追到家里来向我父亲投诉的程度。

多少荒唐记忆，仔细回味，无不像珍宝，收藏于心。

视频号红彤彤的丁丁小小年纪，却对古建筑一往情深、研修独到。叔辈们讲自己的风光历史，她只是“呵呵”，最多“呵呵呵”。但当听到与自己专注的相适应的，总是刨根问底。

“我总是劝人家，不要贴那么多的金。”丁姑娘说的是庙堂，我却摸着自己发烫的脸。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做贼心虚，我不自觉对号入座了：我写了这么多，是不是也在给自己“贴金”？